

过柴门

□杨学芳

海蓝的路牌划过,一条新筑的路迎我出了城。

天空晴朗,星海浩瀚。我摇下车窗,初夏的风迅疾灌进车内,一个字:爽!今天的马拉松会整整开了一天,连我这个官场小兵都有些吃不消了。会后,我又逮住了规划局和财政局的两位一把手——镇里正在搞新规划,许多方面都离不开这些实权派的支持。我抬腕看表时针已摆过了午夜,城郭隐遁,灯火迢遥,夜行车很少,整条公路好像就我一个人在行驶。远远望去,星辉如瀑,白茫茫倾泻而下,相对应的新路基同样是一个发热体,在昼夜温差的作用下蒸腾起排排雾状的气柱,延伸成了蔚为壮观的地球云,与天际来光交合交汇。奇妙的路景攫住了我的全部情思,我的内心有了另一种别样的冲动,我甚至觉得之所以急于出城,就是要来与它相会。

我不断加速,潜意识里有一种急切,想尽快赶回镇里,明天还有太多的工作要部署。研究生毕业后我考入了省政府机关,也许有点不大习惯,也许是甩不掉的乡癖,工作了半年我再次要求到曾经支教的基层工作。就这样我如愿回到了我的家乡苍凉镇,不久我成了县里最年轻的镇长。但我所任职的苍凉镇却是全县最偏远的乡镇,俗称狗剩镇,它深埋在大地的深处,距最近的县城还有80里,四周苍原莽莽,望不到一丝城市的痕迹,老天若变脸就成了泥沼和雪海覆盖的泽国,闭塞得几乎让外面的人们忘记了它的存在。

我担任狗剩镇长的第一天,听到的第一个消息竟是说省里重新规划了公路网,有一条高水准公路要穿越苍凉镇区,这之前,镇区内只有一条解放后修的石子路。没有比这更让我兴奋的了,我不仅是镇长,还是这片土地的儿子呀。同事们夸我好运气。困难自不必说,把省路打通,把苍凉镇从大地深处解救出来,成了我们共同的意志。

黑帐篷蔽了田野,只有舒展的路面在星光里陪伴着我,且越发温顺,任由我的驰狂,有段时间我曾觉得我与路身一齐脱离了地面,贴身浮游在星火交映的空野。我看了下表,再有十多分钟就可以赶到镇机关了,几分惬意袭来,困顿开始侵蚀大脑的神经。这时,我的右耳似乎听到一阵尖细的声音,我禁不住一激灵,竖耳听,声音很真实地来自前方,我辨出是孩子的哭声。公路两边没有村落,旷野蛮荒,哪来孩子的哭声?我边驾车边紧张地朝两边察看。公路两侧除了栽植不久的两排小树,就是两条沿路挖出的排水沟,沟上面是无边的农田。我带着几分惊悸继续前行,胸前背后起了层层的鸡皮疙瘩。忽而哭声消失了,片刻后又再次响起。我正在诧异,视线右前方的夜雾中映出了一片橘黄,远远的像团游移的灯影。随着车轮的旋转,我接近了目标,朦胧中看到是一幢房子的轮廓,

婴儿的哭声就是从那片橘黄中发出的,那是一扇小窗。

路沟上,背对公路坐落着三间低矮的民房,砖结构,已非常陈旧,至少已历经了二三十年的风雨。房舍旁边是一个不起眼的栅栏似的柴门,屋后墙有两个轮胎大的小窗,其中靠近柴门的一扇映着暗黄的灯光。我不由自主地下了车,认出这是小陶红的家。我站在路边观望着房舍,不明白屋子里为什么会有孩子哭闹。蓦地,我恍然大悟,因为修路我有近一年未曾到过小陶红的家了。小陶红去年结婚我是知道的,难道是小陶红的孩子出世了?纵身跨过路沟冲向小陶红的家。就在我奔到柴门前欲抬手敲门的刹那,我意识到了自己的唐突——已是午夜一点半。我不舍地慢慢回转身。我才迈出几步,发现眼前的地面上浮游着一摊白光,还未看清,这片光又幻化成了白花花的雪水。我的脚步给定住了,动弹不得。

15年前,我在离家20多里的镇上读初中。那时我们村子到镇上还没有直通的路。我每个月回一趟家,大多时候是穿地而过。初二放寒假的那天夜里下起了大雪,当时我正在发烧,但我没有告诉老师,想忍一忍回到家喝上一碗妈妈泡的红糖水,再睡上一觉就好了。许多同学都被家人接走了,我没有同村的伴,只好独自上了路。出了镇区我才发现,雪下得好大,棉絮似的吞没了田野和村落,白茫茫的根本望不到边。我循着记忆中的方向走,冰片夹带着寒风打在脸上睁不开眼。那年穿的是妈妈给做的新棉衣,但仍旧寒彻透骨。我坚持走出了大约五六里,身上开始冒虚汗,我恐惧地四处张望,四下里雪海茫茫,雪浪很快没过了脚踝直扑膝盖,呼啸狂暴的风雪变成了吃人的野兽。也不知什么时候,我只感到一阵晕眩,便失去了知觉。

我醒来时脸蛋有种被烧灼的感觉,朦胧中似乎有火光闪烁。我勉强睁开眼,看到有人影晃动。这时我才感到自己躺在热烘烘的土炕上,盖着暖融融的棉被,一位穿小花袄的姑娘伏在我身边,似在一直呼唤我。她身后一排枯木的中年汉子靠墙坐在一把破木椅子上,他满脸的络腮胡子,正吧嗒吧嗒吸着自制的烟卷。姑娘见我醒了,兴奋地扭头喊,爸爸!他醒了!中年汉子扔掉烟蒂,几步跨到我跟前,伸出宽厚的手掌贴在我的脑门摸,又掀开被子搬动我的腿脚,看了一眼没有落下冻伤,随后他开心地笑了。好!没大事啦!他直起腰身,不无庆幸地高声道,小伙子!好悬哩!姑娘这时端来一个冒着腾腾热气的碗,来,喝点热汤吧。我的嘴里缓缓流进了甜甜辣辣的液体,我尝出那是红糖水,里面加了生姜。我意识到是这对父女救了我。

救我的姑娘名叫小陶红,仅大我一岁,由于模样长得酷似影视演员陶红,且同名同姓,乡邻们就在她的名字前加了个小字,小陶红就成了昵称。她家很早就搬离村庄到了土道边,开荒地经营着一个菜园。那天她随父亲赶着驴车运柴归来,在雪地里发现了我,当时我已经不省人事。我在这个好心人家里住了7天,直到康复。这段时间,每当我睁开眼睛,都会发现小陶红守在身边,她给我喂药送水,深夜我多次看到她披着爸爸的旧羊皮袄伏在紧挨着我的炕边睡着了。

小陶红的家很美,屋子前面是葱绿的田园,种着粮食和蔬菜,屋后还有一个果园,栽植着20

多株梨树。面积不算小的果园枝条相连,春夏秋将农舍和柴门深深掩映在花香和果香里,冬天坚韧地为房舍阻挡着冰雪和风寒。当时梨树还很细瘦,但春天里仍开出串串娇嫩的白梨花。每天干完农活,小陶红一有空就跑到屋后果园为梨树剪枝除草。我和小陶红有了深厚的朋友,我叫她陶红姐。小陶红的身世与我相似,她从小没了娘我自幼没了爹,她没上完初中就辍学了,幸运的是我还在上学。小陶红家离镇区近,她到镇里办事常顺道来学校看我,每次都给我带来新鲜的土豆和糖包,有时还有煮熟的鸡蛋。周末不能回家时,我也会常去她家玩。一年后我去县城读高中了,接着又考上了大学。许多年过去了,我没有再见过这家人,直到我学成归来回到镇政府工作。小陶红的爸爸这时候已经不在了,是半年前突发心脏病故去的。小陶红已出落得比梨花还美丽,但双亲的早逝,使她的眼神总含着一丝抹不去的忧伤。我還知道她正在和本村一个有文化的种田能手相好,并准备嫁给他。

耳边没有了婴儿的啼哭,我挪动沉重的脚步返回车里。高空有北归的大雁在鸣叫,风的小黑手在逗弄我窘迫的脸颊,回望那扇什么都可能挡不住的柴门和那个挂满马路灰尘的小窗,见里面的灯光熄灭了。雁声远去,夜深沉,房舍和田野又恢复了宁静。我轻轻启动车,把油门降到最小,低速缓缓驶离了房舍。我的手脚是麻木的。我忽然变得很矛盾,有了一种逃的愿望,可神志却恍恍惚惚的仿佛迷失在一片森林里,找不到出路。

修建公路需要征用农民的土地,这也是我们镇干部工作的重点。按设计方案,新公路主要是沿着旧土路扩建,因为这条线路从镇区直达县城,距离最近且路基沿途的地块大多比较贫瘠,这样既可保证路的质量又可节省大量优质耕地。但是,让我没有想到的是,拓宽的路正好要从小陶红家的果园穿过。我明白这意味着什么,听到这个消息,我不知所措。修路工作在步步推进,不容耽搁,我不得不心怀忐忑和镇里的同志一起来到小陶红家。当我面对她时,我简直不敢抬头。这片果园是小陶红成长的唯一乐园,那里的一草一木都记录着她的艰辛与欢乐。虽然政府会给予赔偿,但那只是经济的。果园消失后,她家的房后墙和那扇柴门就完全暴露给了公路,失去了后院的拱卫,更嗅不到醉人的果香。对于一个草根农农,这种缺失是任凭什么都无法补偿的。未等我开口,一直注视着我的小陶红先开腔了:是修路要占房后的果园吧?这有什么!是路重要,还是果园重要?看把你难的!那天,我记不得是怎样离开她家的。

两天后,20多棵碗口粗的果树全放倒了。正是梨树开花的时节,满枝头浓密白嫩的花瓣飘洒在空中飞舞了好长时间,最后覆盖在褐色的土地上。当晚,我再次来到小陶红家,清淡的月光里,我看到小陶红坐在倒卧的树干上,盯着满地厚厚的梨花泥发呆,她的内心显然经历了一次无情的砍伐。见我来了,她猛地掉转身,把伤感的后背甩给了我。她的样子让我很难受,我知道她在默默地用泪水祭祀这些蒙难的花朵。我无地自容,瞅着满地的落花,惊惧不已,我的脚掌就踩踏在上面,我忽然觉得朦胧的花海像飓风催动下的海水,极其汹涌,随时都可能将我淹没,那些放倒的树干恰似倾斜的桅杆,

而坐在桅杆上的她俨然如一座漂离的孤岛,离我很远很远。冰凉的花海里,我感知着小陶红微弱的体温。姐,我低声呼唤。小陶红转过了身,她扬起沾落着花露和月影的脸颊望着我,猛地扑到了我怀里,搂着我的腰痛苦地摩蹭着,将一波泪水洒落在我的衣角上。我知道她在痛哭,但隐忍着不让我听到。她轻声问:这些梨花明天就要被埋掉吧?我含糊地回答道:它们……噢,是的!它们大概要与石子灰土一起填充在路基里了。听了我的话,小陶红短叹了一口气:命啊!随后她挺直脊背,四顾环视花海,挂满泪痕的脸居然露出了好看的笑靥,还透出几分宽慰。那就是说它们将成为新路基的一部分?哦!真的呢!这将是一条洒满花香的路!瞅着小陶红孩子般由悲转喜的脸容和那一连串纯情的联想,我的内心真是冰火两重天,一股滚烫的热浪激扬,阻塞在咽喉,许久都发不出声。

我没有亲生姐妹,未曾体会过姐妹亲情,在我的心目中,小陶红就是我的亲姐姐,没有她哪有我的现在。果园事件发生后,我多次把自己放在人性道德的边界度量,多次拷问自己是不是个忘恩负义的人,感觉无脸面再见她。

从城里带出的燥热已褪去,一丝寒意袭来,但我仍不想关上车窗。家乡这条新开通的路,是我走上官途迈出的第一步,这意味着什么,我还想不清楚。直到今天我仍像是沉浸在梦境中。好友私下提醒,这条新路的顺利通达或许也是我官运亨通的新起点,我自信还没有这么市侩功利,但一个人面对他的处女作时,那种情感的确是很复杂的。

昨日筑路的情景不由得再次花瓣似的浮游在眼前。省里派来了筑路大军,巨型的筑路机轰隆隆划破了荒原的晨曦,飞闪的铁犁铧开了田野亘古的宁静,没有什么能阻挡我们的前进。我们配合筑路大军仅用了9个多月,一条四车道的崭新公路就呈现在了家乡的土地上。新公路与高速、国道对接贯通,似如一支神奇的笔,在莽原上挥动了几下,被遗弃在大地角落里的苍凉镇便魔术般跃然冒出了地面,以复活的

姿矗立在了天地间。从今以后苍凉镇人可以挺直腰杆看世界了。记得通车那天,大车小车驴车马车胶皮车汽车拖拉机独轮车老爷车,寂寥的阡陌里一下子冒出了数不清的车,全部涌到了宽阔平坦的柏油路上。这是一场大狂欢,也是一次千年车展,鳞鳞的轮子载着大人孩子的尖叫,沾着泥巴的车痕脚印给光洁的路面做了浓重的彩绘文身。变化是以每小时计算的,一张宏伟的蓝图正在绘制中,我们的目标是把苍凉镇建设成一座有瓷砖地面、广场公园的现代化新城。

没想到在这个静谧的夜晚,婴儿的哭声唤醒了我这么多的东西。我的心很沉,除了成功的喜悦,我还陡然想到了一个从未想到过的问题,当我们作为一个婴儿从母亲的胎门降生的那一刻,我们曾记得母体的痉挛和母亲痛苦的呻吟?从小陶红家到镇政府只有四五里路,我驾车走了很久。直到东方天际亮出了梨花白,我才晕晕乎乎回到了镇政府。

周末,我抽空去了小陶红的家,看到了那个婴儿,是个白胖的小子,刚出满月。小陶红告诉我,他的爸爸给儿子取名叫新阳。这个名字起得好,我在心里暗暗为他们祈福,我确信小新阳的诞生,会使小陶红的命运和她的小家有一个大的改观。我还知道了孩子出生的那天恰好是公路建成通车的日子。小陶红不停地讲着,她抱怨,就是有一样不好,孩子总闹夜。做了母亲的她,满脸洋溢着湿润的红光。

从此以后,不论去县城还是省城,不论走出多远,小新阳的啼哭声总回响在我的耳畔。尤其是在夜晚,我总不由自主地扭头寻觅那团微弱的橘黄,它好像一直浮游在路边的夜雾里伴随着我。每次驾车接近小陶红家,无论多忙,多么困顿,我都要特别小心地提前把车速降下来,缓缓滑行驶过。我思念那片梨林,渴望听到孩子那悦耳的声音,不管是哭还是笑——那脆生的童啼就像穿越时令的梨花雨一样叩击着我的心,可我现在要避免的是不让汽车的轰鸣声惊醒了农舍里的母亲和母亲怀里的婴儿,不让剧烈的风吹颤了那扇柴门。



新
天
之
心

桑新华 摄

在超市门口,他们站了一下,许多人在扭秧歌,她想看他们扭秧歌。他则喜欢听唢呐的声音,有时热烈,有时绵软、悠长,裂帛似的。民乐里他最喜欢唢呐,喜欢唢呐的冲击力。他自己收藏了一个唢呐,那是几个文人自发组织参观乌拉古城的时候,在一个小店里买的,至今还放在他的书柜里。妻子比较讨厌他收藏这些东西,她讨厌人家用过的东西,她有洁癖。好在这东西只放在自己的书柜里,他平时不会拿给人看,有些东西他只是自己喜欢,不是给别人看的。

他站在她的身后伸长脖子,盯着那个吹唢呐的,那个人吹得很认真,腮帮子一鼓一鼓的。看了一会儿,他觉得没意思,他的眼睛开始望向别处,只是耳朵还听着唢呐的声音。他有些焦躁,不知道为什么焦躁,他常常莫名其妙地焦躁,他想不起焦躁的原因,他认为不可能是唢呐的声音引起的。

很长的时间,她才从人群里挤出来。他们一起往超市门口那走。很亮的门,“光污染”,他猛然想到一个词,觉得灯光太强了。

站在电梯上,她在前面,他在后面,他们很长时间都不说话。他在后面看着她的脖颈和发髻,他觉得他们是一点点向上升起,两边是巨大的宣传画,蛋糕、蔬菜、食品……他佩服现在这种宣传画的制作水平,逼真。画面上那个满脸堆笑的人,伸着大拇指。天天省钱,很别扭的字写在宣传画上。

他想,她是不是在生气,没道理啊,她为什么生气?她不吭声地走在前面,一句话也不说,她为什么要一句话也不说?可是你呢,你自己不是也一句话不想说吗?

走到购物车那儿,长蛇阵一样,她终于回头了,说推一辆吗?他如释重负。他表现为不置可否,他在妻子面前经常这样,他不知道妻子是不是在征求他的意见。他只是知道妻子在问过他之后,并不一定需要他的回答,她就是和他说那么一句话,表明她和他还有一定的联系,否则,他们会被认为是走在一起的一对陌生人,那种感觉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人都是荒唐的。

果然,她不需要他的回答,她推了一辆车,然后递给他,他接了过来。她走在前面,他尾随其后。

他看见门口那儿有书,他想过去看看,他本来想喊一下妻子,可是超市里太嘈杂了,他想,他的声音发出去后肯定不会有效果,它们会像一块石头掉在棉花堆里无声无息,他终于没吭声。他看见妻子已经游鱼一样地消失了,消失在那些货架之间,他只看见了那些书名《三言二拍》《红楼梦》《二十四史》,都是很精致的样子,不知道价格贵不贵。这些书其实他都有,很久以前就有了。他的书很多都是躺在书柜里,有的看过,有的没看,还有的他好像一辈子也不会去看,连碰都不会去碰,但他喜欢它们存在于书柜中的样子。

他听着超市里嘈杂的声音,他有一个耳朵已经失聪。他开始时还忧虑,觉得是一件很可怕很烦恼的事情,后来他为自己的失聪暗自高兴。因为他发现,他可以选择对声音的反应,别人说话的时候他愿意应答就应答,不愿意的话就可以装作听不见了。有时候,他对妻子的话也是如此。如果妻子强烈一些,他就在她不耐烦地问出第二句时应答。这样很好,因为妻子可能对他的反应产生疲惫,那些不重要的或者说是微不足道的要求就会止息,他就省去了许多麻烦。

他看见妻子走回来,脸上是生气的样子,妻子就那样推着车子,在前面走着。

项 链

□郝 炜

这个奇怪的女人,他想。他和她在一起生活了快30年了,他总觉得自己还是不了解这个女人。他不知道她在想什么,有时候他觉得她很单纯,像一个孩子。有时候又觉得她很可恨,是一个狠毒的女人。那时候,他就觉得她具备了所有坏女人的弱点,促狭,狡猾,斤斤计较,不一而足。

他看着她和车走在前面,他忽然有一种可笑的联想,可能是个头的原因吧,他发现她和车连接的时候,她就是一个孩子。一个孩子气哼哼地走在前面,这让他立刻心生怜爱,他悄悄地跟在她的后面,像一个大人跟在一个淘气的孩子后面一样,饶有兴趣。

超市的神奇就在于当你置身这个海洋里的时候,你感觉你可以随随便便地拿你需要的东西,这个错觉会一直延续到收款处。

她其实是一个谨慎的购物者,他们走了20分钟,购物车里还只有一袋红梅牌味精。在他看来,这一点都不滑稽,因为他太了解她了。儿子回来的时候,他们和儿子一起到超市买东西,看着儿子随便地从货架上拿着那些只有孩子吃的小食品,叮叮当当地扔在车上,他们四目相对,不知何意地笑了,有点苦恼的笑。儿子走后,有一天她说,你知道儿子过年这7天里,光买那些小食品花了多少钱吗?他说不知道。她说,700,知道吗?700,她又强调了一下。这的确是个不小的数目。但是,他知道,对于儿子,别说700,就是7000,她也愿意,或者说是他们。可是,轮到自己就不行了,就谨慎了。再说,他进到超市从来也不从货架上拿商品,因为她从来信不着他,即使他从货架上偶尔地拿一个什么东西,比如口香糖什么的,她也要拿起来放回去,重新看看,比较一下是两元的好还是两元五角的好,她还要晃一晃盒子,听听声音判断里面满不满了,她还要研究是薄荷的,还是水果味的。在这里,让他最痛苦和最不愿意容忍的是,她对时间的漠视,他总愿意提醒她差不多了,可是她充耳不闻,在那些商品面前举棋不定。

30分钟的时候,车里多了一副洗东西用的手套,一叠衣服架,一袋卫生纸。选卫生纸的时候,颇费了一番周折,她从10元的看到16元的,至少从架子上拿出10捆以上的卫生纸,比较着它们的重量、卷数、里面是不是空心的。最后,她买的这个是13元的,一袋12个,她放在车上的时候,自言自语地说,一个平均一元多钱。是说给他听吗?他瞥了一下那卫生纸,上面写着“欣雅”,一个很奇怪、毫无道理的名字。他本来想要更深入地思考一下,她拽了他一下,说:走哇。你愣啥呢?

他回过神来,跟着她往不知道什么方向走。他看见迎面两个女孩子的T恤很有意思,一个印着猩红的嘴唇,上面满是外国字;另一个印着一个骷髅,很醒目很吓人。两个人搂着走路,嘻嘻哈哈的,她们不怎么看货架,好像不是在购物,而是在逛街。他有些反感,不知为什么对他这样活泼过劲儿的孩子都反感,他们的儿子不怎么活泼,却是很优秀,现在在北京自己做公司。他们都喜欢听话的孩子。他知道这很荒唐,

现在的孩子有几个听话的,即使儿子也不一定是听话的,只是在他们面前表现为听话而已。

他这样想着,迟滞地推着购物车,不断地躲避着走过来的人和车。他的目光望向那一排排商品,时时有一种幻觉,他觉得它们很快就要坍塌下来——一个电影里的镜头。

他发现她站住了,站在一排油桶旁边,她说,油这两天特价,我们买一桶油吧?

他知道她这其实依然不是商量的口吻,她是决定了的,因为这样的问题他们用不着商量。

这一刻,又多了一桶油,车子变得稍稍沉重起来。

他看到超市里最明显的东西或者说是标志,其实是价格。那些大大小小的价签,它们有的悬挂在头上,有的蹲在货架上,上上下下的价签好像都在看着他们,诱惑着他们,指引着他们。特别是那些悬在头上的,几乎就像一些小人儿举着旗子,在所有的地方招摇。

后来,他发现妻子不再征求他的意见,她开始果断地从货架上往下拿东西。他想起来,妻子今天这样果断,是因为今天可以用购货券。购货券是朋友给的,一张100,一共3张。他记得朋友为什么要送给他购货券,朋友不是傻子,朋友送他购货券当然是有道理的。他依稀记得好像很久以前他帮助朋友办过一件什么事情,是什么事情呢?他一点也想不起来,可能是年龄的原因,他觉得自己的大脑仿佛装着一脑袋浆糊,一想事情就有些糊涂。近的事情记不住,倒是遥远的事情格外清晰,他甚至能记得小时候爷爷领着自己翻山越岭地去卖水果,回来时候给他捉了一只蝈蝈,那只蝈蝈黑绿黑绿的,他喜欢的不得了,爷爷还顺手用草给他拧了个蝈蝈笼子,那只蝈蝈叫得真好听,声音响亮。

</